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五

明 陸楫 編

說選五

偏記二

江南別錄

宋陳彭年

義祖徐氏諱溫烈祖之養父也剛毅寡言罕與人交衆
中凜然可畏目為徐嗔吳武王時淮南勁兵數萬號黑
雲長劍義祖為其裨將累以功遷右職與張顥同為衙

內列校吳武王疾亟召左右謀後事判官周隱曰王之
子未必能控禦諸將劉威長者必不負人可授以軍政
使待諸子長也吳武王不答顥與義祖曰王親犯矢石
而創基業安可使外人為王儻楊氏無兒有女亦可况
未至此吳武王曰爾能如是吾死且瞑目矣武王卒子
渥嗣立是為景王景王所為不道居父喪中掘地為室
以作音樂夜然燭擊毬燭大者十圍一燭之費數萬或
單馬出遊從者不知所詣奔走道路義祖與顥承間泣

諫景王怒曰爾謂我不中何不殺我自為顛對曰某曾
受先王恩安敢與此心又景王親吏皆恃勢凌顛等顛
不平遂有為亂之意景王晨興視事顛擁百餘人持長
刀直進景王驚曰爾等果殺我耶顛曰非敢殺王殺王
之左右不忠良者殺數十人而止諸將非其黨者相次
被誅月餘殺景王聲言暴卒立其母弟隆演是為宣王
初顛與義祖約弑涯而以其地臣於梁至是顛欲背約自立嚴可求沮之乃止顛既得志又欲
害義祖義祖用嚴可求鍾秦章謀誅顛自為淮南行軍

司馬專軍政時藩郡守將皆武王勲舊謂為所制心不能服宣州李遇謂人曰吾始不記有此人今日何忽乃爾遇不自安遂反及敗良賤百口皆死自是諸將屏氣矣李德誠為潤州秉燭夜出揚州遙見謂有變立命親兵千餘人渡江比明德誠盥漱兵已入城除德誠為江州德誠惶怖即路帷幙皆不及取至江州懼禍未已令子繼勲來謁義祖見之歎曰有子如此非為惡人也以女妻繼勲移德誠於信州後數歲義祖出鎮建康以親

子知訓代知淮南軍政知訓驕暴不奉法與宣王泛舟
濁河酒酣宣王先起隨以彈丸擊之李德誠有女樂數
十人遣使求之德誠報曰此等皆有所主又且年長不
足以接貴人俟求少妙者進之知訓對德誠使者曰吾
殺德誠并其妻取之亦易耳初學兵於朱瑾瑾悉心教
之後與瑾有隙夜遣壯士殺瑾瑾手刃數人埋於舍後
瑾出鎮泗州往辭知訓知訓約至瑾家為別及至瑾令
妻出見知訓方拜瑾以笏擊路斬其首入謁宣王曰為

國去賊為民去害在今日矣時強兵皆在建鄴宣王恐
事不濟以衣障面曰此事阿舅自為勿累於我退走入
內宣王出於朱氏故舅呼瑾瑾怒曰妾子不足與語誤
我大事遂自殺烈祖自京口入代知訓掌政自是中外
寧謐時楊氏猶以東南道都統吳王承制行事義祖權
柄雖重而名數猶卑遂請建國改號自為都統封齊王
未幾隆演卒弟溥立是為讓皇三年莊宗克梁遣使來
告義祖曰沙陀自稱中興來者必詔命逆告之曰若敵

國之書乃可餘則不奉命時果齋詔來使者盤桓果具
驛書上聞莊宗初平大敵意務懷柔遂用敵國之禮書
曰唐皇帝謹命書與吳國主吳遣司農卿盧蘋北聘李
德誠自信州來朝賜宴至夕而罷是夜宣王殂宮中以
德誠進毒幽於殿內德誠親吏走告義祖以朝使不至
慮有他變引親吏百餘人夜渡江斬關而入明日釋德
誠立讓皇溥宣王之弟也義祖雖總大兵而身在外朝
政皆遙稟烈祖居中任事徐玠數勸義祖除烈祖以次

子知詢代之義祖亦知烈祖終為已害而烈祖勤於侍
養又自幼畜之故不忍陳夫人於烈祖鍾愛尤切常曰
我家貧賤時養此兒今日富貴負之非人理也知訓又
死知詢尚少因以大政委焉及聞玠之謀深以為不宜
烈祖亦不自安求為江西義祖令知詢入覲明日詔下
以知詢為相其夕宋齊丘與術士劉通微同宿聞鼓聲
通微曰事必中變且有喪書至而義祖殂義祖晚有
氣疾歲中數發發則困躓將殂之夕氣暴作醫者進藥

無效而絕知詢自淮南奔喪翌日起為副都統威權同
義祖而知詢暗懦待諸弟不厚徐玠知其終敗輸誠於
烈祖知詢內為諸弟所搆外為徐玠所賣而不知也意
以已控強兵居重地烈祖雖管大政而無兵士制之甚
易義祖喪將終遣使請烈祖至金陵烈祖上十餘表而
讓皇不允頃之知詢入朝烈祖疏其罪以讓皇之命黜
為左統軍盡奪其兵知詢面數烈祖曰先王之喪兄為
人子而不親臨喪反罪我耶烈祖曰聞爾懸劔待我我

亦不憚獨迫於君命不得往耳爾為人臣而畜乘輿物非反而何知誨者知詢之弟娶吳功臣呂師造之女非正嫡所出知誨常切齒因醉刺殺後頗見呂氏為崇請僧誦經亦見之僧為陳因果呂曰吾不解此志在報冤知詢之敗知誨有力焉烈祖德之以為江西至鎮歲餘不見呂氏心中甚喜有家人自淮南歸於江心遇綵舟有婦人乃呂氏也招家人曰為我謝相公善自愛我今他適矣又以綉履授之曰恐相公不信謂爾詐此殯時

物用以為信家人至江西以履進知誨熟視之未畢呂氏已在側曰爾謂我的不來也少時知誨卒知詢代之遇其喪於中途撫棺而哭曰弟用心如此吾亦不怨但何以見先王於地下聞者傷之烈祖受吳禪追上義祖尊號徐氏諸子封拜與李氏同而知誨之後特盛子景遼景遊皆出入宮禁預樞密專掌浮圖修造之任當時言靈政者以二人為首

烈祖諱昇唐之宗室也舊名知誥少孤為義祖所養有

相者謂義祖曰君相至貴且有貴子然非君家所生又
夢為人引臨大水中黃龍數十令義祖捉之義祖獲一
龍而寤明旦乃得烈祖烈祖奉義祖以孝聞嘗從義祖
征伐有不如意杖而逐之及歸拜迎門外義祖驚曰爾
在此耶烈祖泣曰為人子者舍父母何適父怒而歸母
子之常也義祖由是益憐惜長善書計性嚴明不可以
非禮犯累為樓船指揮使宋齊邱者父為江西鍾傅副
使父卒羈旅淮南欲上書干謁而無紙墨行歎道中有

娼婦遇之問曰少年子何不樂如此齊邱以情告名歸
置食贈錢數千因曰郎時至此不遣郎有所闕也齊邱
感之及貴納為正室騎將姚洞天薦於烈祖烈祖竒其
才與為布衣交動靜皆與之謀後烈祖除昇州刺史辟
齊邱為判官義祖出鎮建鄴改烈祖為潤州烈祖意求
宣州聞命不樂宋齊邱曰今三郎政亂敗在朝夕京口
去淮南隔一水若有變必先知之是天贊也三郎知訓
也未幾果有朱瑾之事烈祖輕舟渡江鎮定內外以待

義祖之至義祖以己子既弗克負荷用烈祖猶愈於他人因留輔政先是知訓待烈祖甚悖每呼為乞子與諸弟夜飲遣召烈祖烈祖不至知訓怒曰不喫酒喫劍乎餘皆類此及敗知訓宅中有土室封閉甚固烈祖請義祖開視其中絹圖義祖之形而身荷五木烈祖及諸弟執縛如就刑之狀已被袞冕南面視朝義祖唾曰狗死遲矣烈祖因疏其罪惡事怒遂少解死者猶數家烈祖得政以愛民節用為本甚得當時之譽吳宣王即尊位

烈祖當相而勲舊有未登三事者烈祖不欲自尊大乃
以左僕射參政事時諸國交兵江淮為強盛烈祖增修
法度人獲又安識者歸心焉義祖殂知詢以罪廢大政
由已矣數歲出鎮建鄴封齊王制度如義祖以長子景
通居中輔政宋齊邱王謨皆為相孫誠自中原來奔與
語大奇之引居門下徐知詢卒李建勲來歸幙府遂與
大將周宗等進禪代之議受禪之日白雀見于庭江西
楊化為李信州李生連理詔還李姓國號唐立高祖已

下七廟尊吳主為讓皇信州李德誠廬州周本皆楊氏
舊老上言吳王已遜位宜依晉魏故事降封王公出居
別邸烈祖曰曹馬之事非朕志也固請不已乃徙讓皇
於丹徒遷諸楊於泰州初吳武王諱行密謂杏為甜梅
及是復呼為杏故老有泣下者烈祖日於勤政殿視政
有言事者雖徒隸必引見善揣物情人不能隱千里之
外如在目前詔立齊王景為皇太子王表願寢此禮三
表許之以大元帥總百揆信王景遷先娶德誠之女中

興後有司以同宗姓請離之制曰南平王國之元老婚
不可離信王妃可以南平為氏南平德誠所封也景遷
母种氏晚歲尤承恩寵宋后罕得接見烈祖幸齊王宮
遇其親理樂器大怒切責數日种氏承間言景遷之才
可代為嗣烈祖作色曰國家大計女子何預立嫁之烈
祖殂宋后欲甘心數四賴元宗保全之烈祖服大丹藥
發而殂大漸嚙元宗指見血曰北方有事不可忽也中
書侍郎孫晟草遺詔以宋后監國翰林學士李夷鄴曰

此非先旨必姦人所為大行常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
安肯自作禍階且嗣君明德聞於天下汝曹何遽為亡
國之計若遂宣行吾對百寮裂之必矣遂寢元宗即位
謂夷鄴曰疾風勁草卿之謂也

元宗諱璟烈祖長子也初名景幼為義祖所器常曰諸
孫中此子特貴虔州刺史鍾章恃功放恣烈祖欲絕其
罪義祖曰昔無章吾已死於鎬手汝曹安所託乎今日
富貴章之力也背之豈人理乃令以章女配元宗義祖

初見歎曰非此兒不敵此女即光穆皇后也元宗起家尚書郎吳讓皇稱之曰朕諸子皆不及也烈祖出鎮建鄴以元宗居中輔政甚得時譽烈祖即位為大元帥總百揆烈祖殂遜于諸弟詞旨堅固中書令徐玠以袞冕衣之曰大行陛下以神器之重畀陛下陛下固守小節非所以尊先旨承孝道也乃嗣位改元保大太常博士韓熙載上疏曰踰年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師古何以訓人時制書已行遂不改詔立皇弟景遂為皇太弟馮延

己自元帥掌書記為翰林學士承旨延魯自水部員外郎為中書舍人延魯急於趨進欲以功名圖重位乃興建州之役延巳曰士以文行飾身忠信事上何用行險以要祿延魯曰兄自能如此弟不能悻悻待循資宰相也始王氏政亂閩人聞我師之至皆伐木開道壺漿奉迎既下建州軍無節制大掠數日民不堪其苦思効順者解體矣陳覺為招討使矯制進圍福州表言朝夕可克元宗以為實令王崇文為統帥馮延魯亦往諸將爭

功自相違貳崇文不能制會錢塘以兵數千來救我師
不戰而潰詔鎖覺及延魯赴建鄴既至尋赦其罪始馬
殷據湖南并桂管之地馬希範卒弟希廣立庶兄希萼
自永州赴喪判官李恒臯知欲為變未至以為朗州節
度歲餘舉兵殺希廣代其位少弟希崇又廢希萼自立
幽希萼送衡州將殺之大姓廖偃與叔匡凝以部曲數
百人劫希萼於道奉為衡山王以伐希崇數日有衆萬
人希崇遣使求救於我元宗命袁州刺史邊鎬督兵赴

援其實襲之也時長沙童謠曰鞭打馬馬須走兵至希
崇希萼皆降餘郡相次歸附乘亂取廣南桂管之地朗
州劉言亦自為刺史命將軍李建期屯益陽以圖朗州
將軍張巒屯零陵以圖桂州鎬以偏兵不百日而下一
國四方間之以為神鎬性輕信自朗州至者皆陳言之
忠順鎬不為備歲餘朗州土豪王遠襲殺建期進逼長
沙奉言為主言不能制鎬棄城遁歸諸郡皆沒唯巒全
軍而迴周師南伐進逼壽州劉彥貞督兵北征戰敗於

正陽死於陣淮上方用兵錢塘乘虛圍我常州命將軍
柴克宏往救常州有隋將陳杲仁祠克宏將戰夜夢杲
仁曰吾遣陰兵助爾及戰有黑牛二頭衝錢唐之陣我
師繼之乃大破之斬首萬餘遂解常州之圍以克宏為
江州節度使杲仁帝號謚武烈右僕射孫晟使周給
事中王崇質為介晟至汴京謂崇質曰吾觀事勢不生
還矣君家百口當別為謀乃白世宗遣崇質歸計事會
鍾謨李德明亦至世宗又遣德明至建鄴盛陳世宗威

德請割地求和宋齊邱深惡德明使崇質異其言乃以
賣國誅德明世宗召晟責之因曰諸將圍壽州久未克
汝能降之朕赦汝罪晟至城下見劉仁瞻遙呼曰君受
國家旌旄臣節不可墮也且援兵至世宗大怒追至汴
京斬之晟臨刑神色不變南望再拜曰死不負陛下矣
既而泗州降北諸軍繼敗乃遣陳覺奉表割江北之地
求成世宗許之遂去尊號稱國主用周正朔大弟景遂
因請歸藩立長子冀為太子時丹徒得古銘曰天子冀

州人衆以冀應之未幾冀卒識者謂冀州趙地也陳覺
乘間言社稷禍在朝暮請陛下宴居宮中國政盡付宋
齊邱以紓喪亂元宗以戎事未寧隱忍不發鍾謨自汴
京歸理德明之怨乃言人臣窺國理不可容遂誅覺幽
齊邱於青陽尋亦卒謚醜謨使回為禮部侍郎任用
權傾中外與信州刺史張巒有舊巒入為天德軍使每
詣謨第常屏人獨語中夜乃止給事中唐鎬密言恐有
他變宜先圖之會太子冀葬謨固請敕巒以所部兵馬

為京城巡徼元宗乃下詔數謨侵官之罪貶於饒州縊
死縉亦黜為宣州副使元宗殂於南都南都豫章也太
子即位於建鄴梓宮至日南都羣臣表請殯於別宮後
主下詔不許哭甚哀切乃殯於萬壽殿元宗神彩精粹
辭旨清暢湖南使至歸與親友言曰爾識東朝官家南
嶽真君不如也

後主諱煜字重光元宗第五子也幼而好古為文有漢
魏風母兄冀為太子性嚴忌後主獨以典籍自娛未嘗

干預時政冀卒立為太子元宗卒南都後主監國於建
鄴臨事明允甚得時譽元宗崩哀毀過禮即位立妃周
氏為后句容尉張佖上書言為理之要詞甚激切後主
手詔慰諭徵為監察御史周后疾後主朝夕臨視藥非
親嘗不進衣不解帶者逾月及殂哀毀骨立杖然後起
立后妹為后王者婚禮歷代少有詔中書舍人徐鉉知
制誥潘佑與禮官參議互有矛盾議久不決後令文安
郡公徐遊評其是非時佑方寵用遊希旨奏佑為長月

餘遊病疽鉉戲謂人曰周孔亦能為崇子佑既居親密
欲盡去舊人獨當國政後主亦惡之俄以本官專知國
史佑彌不樂乃非詆公卿與戶部侍郎李平親狎上表
言左右皆姦邪不誅為亂在即後主手書敦諭七表不
止因請休官遠去李平初與朱元自北來元已叛去平
深厚難測後主慮其同搆大姦乃暴其罪而誅之後謂
左右曰吾誅佑平思之踰月不決蓋不獲已也烈祖初
立庶事草創未有貢舉至元宗始議興置時韓熙載徐

鉉兄弟為當代文宗繼以潘佑張洎以才名顯後主尤
好儒學故江左三十年文物有貞元元和之風元宗稱
臣於周惟去尊號用周正朔其諸制度猶未全改後主
即位始衣紫袍王師屯漢陽鄂州楊守中以聞人心大
恟乃下制貶損臺省名號竝皆改易王皆降封公遣長
弟從善入貢因留質後主天性友愛自從善不還歲時
宴會皆罷惟作登高賦以見意曰原有鵠兮相從飛嗟
我季兮不來歸天朝使中書舍人盧多遜來聘南伐之

謀兆於此矣後主微知之遣使願受封策太祖不許甲戌歲夏梁迴來聘從容謂後主曰今冬有柴燎之禮國主當來助祭後主唯唯不答秋初中書舍人李穆齋詔來曰朕以仲冬有事於園丘思與卿同閱犧牲後主辭以疾時大兵已在荆湖惟候穆之反命後主既不赴召遂決進取九月舟師自大江直趨池州中外奪氣樊若水父保大末為漢陽縣令父卒家池州累舉進士不第至汴京上書太祖謂之有才術累遷資善大夫平南之

策多所參預時雖得池州及姑熟餘郡皆未奉命糧道
艱阻若水請於米石繫橋以利輸輓每歲大江春夏暴
漲謂之黃花水及天兵至水皆退小識者知天命焉錢
唐悉兵來圍常州主將禹萬誠固守大將金成禮劫萬
誠以降而天兵已屯於建鄴城南十餘里錢唐又進圍
潤州兵初興議者以京口要害當得良將侍衛廂虞侯
劉澄舊事藩邸後主尤親任之乃擢為潤州留後臨行
謂曰卿本未合離孤孤亦難與卿別但此非卿不可勉

副孤心澄泣涕奉別歸家盡輦金玉以往謂人曰此皆前後所賜今國家有難當散此以圖勲業後主間之益喜及錢唐兵初至營構未成左右請出兵掩之時澄已懷向背堅曰兵出勝則可不勝則立為虜矣救至然後圖戰後主又命盧絳為援絳至錢唐兵少退絳方入城圍又合矣固守累月自相猜忌初絳怒一裨將將議殺之未決澄私謂曰盧公怒爾爾不生矣裨將泣涕請命澄因曰吾有一言告爾非徒免死且富貴因諭以降事

令先出導意裨將曰奈緣某家在都城何澄曰事急矣當且為身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是夜裨將赴城而出明日澄徧召將卒告曰澄守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為生計諸君以為何如將卒皆發聲大哭澄懼有變亦泣曰澄受恩固深於諸君且有父母在都城寧不知忠孝乎但力不能抗耳於是率將吏開門請降建鄴初圍後主遣使徵上江兵入援以建昌軍制置使朱贇為統將時勝兵數萬屯於湖口不進後主累促之至皖

口方交戰船為天兵所圍贊自救之被執餘兵皆潰建
鄴受圍經歲城中斗米十千死者相籍惟恃此救自潤
州降後不聞外信出降者相繼或云贊已敗死後主猶
謂不實城陷後主欲自殺左右泣涕固諫得止元宗後
主皆妙於筆札好求古迹宮中圖籍萬卷鍾王墨跡尤
多城將陷謂所幸寶儀黃氏曰此皆吾寶惜城若不守
爾可焚之無使散逸及城陷黃氏皆焚時乙亥歲十一
月也後主至汴京二歲殂南人聞之巷哭設齋後主初

即位中使趙希操自建鄴奉使江西夜宿姑熟中宵忽聞二人相語曰君自金陵來新王何以為理一曰吾聞新王以仁孝為理又曰如是則明王也久之又聞一人曰然則水木之歲當至汴梁希操心喜以後主終得中原果以乙亥歲國除入天朝後主妙於音律樂曲有念家山親演其聲為念家山破識者知其不祥至甲戌歲有衛兵秦福自毀其鞋跣足升正殿御座論者以鞋者履也履與李同言李氏將敗此殿為秦人所得也秦趙

古同姓焉後主酷好著述雜說百篇行於代時人以為可繼典論江南大臣至中朝名最顯著者徐鉉字鼎臣與弟鍇同有大名於江左方之士衡士龍焉鍇字楚金先城陷而卒著書甚多謚為文後主文集鍇為之序新說又鉉為序鉉著質論十餘篇後主宸筆冠篇儒者榮之

古今說海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說海卷六至十

詳校官中書臣吳瓌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郭晉

謄錄監生臣范從理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六

明陸楫編

說選六

偏記三

三楚新錄

宋周羽冲

馬氏諱殷上蔡人也自云伏波之後唐末罹亂所在豪
俠競起時殷方處卒伍隨渠帥何氏南侵長沙據之殷
戰頌有功何乃擢為裨將命為邵州刺史殷寬厚大度

得士死力何氏卒諸將在外者皆擁兵歸以爭其位唯殷素服發喪識者謂之知禮未幾衆軍各殺其帥使人迎殷為主初衆軍之迎殷也值夜殷甚疑懼欲拒不行將曉忽覩一人黑色而貌甚偉執大棒鞠躬趨報曰軍國內外平安俄而不見由是殷以為嘉兆心始安乃謂所親曰此行未必不為福及至衆果奉之殷立使人間道上表禧宗在蜀甚悅據其表遣使朱書御札許自開國立臺置卿相分天子之半仗焉揚行密據有淮南聞

其建國遣舟師數萬伐之比至城下殷登樓指麾一鼓破之伏屍流血湘水為赤自是四方懾伏無敢侵之嶺外廖光圖自韶陽叛舉族來奔部曲隨至者數千人殷以其豪而衆多將拒不納或諫曰廖者料也馬得料必肥是家國強霸之兆何為拒之遂待以禮因命光圖為永州刺史光圖具陳南越可取狀言甚激切殷亦將開拓疆土聞其陳甚善因使部將李勲將數萬衆擊南越未數月拔桂管十八城劉龔懼而乞盟勲即李老虎勇

壯絕倫每一食肉十數斤割大臠而啖之人號曰李老虎先是桂管兒童每聚戲呼曰大蟲來號呼而走及勳拔桂管論者以為應莊宗反正下詔徵諸侯入覲武穆以年老不行命長子希範入朝希範多辯善應對及至莊宗謂曰朕聞卿部內有洞庭湖其波無際有之乎對曰有之陛下一旦南巡狩則此湖不足以飲馬耳莊宗大悅既而曰比聞馬氏之國必為高郁所圖今有子如此高郁何能可得耶高郁殷之謀臣也莊宗將去其爪

牙故以是言間之而希範不察及歸果使人構其罪郁
竟棄市識者知其不克霸焉初希範入覲途經淮上時
桑維翰旅遊楚泗間知其來遽謁之曰僕聞楚之為國
挾天子而令諸侯其勢不可謂之卑也加以利盡南海
而公室大富足下之來非傾府庫之半則不足以供芻
粟之費今僕貧者敢以萬金為請惟足下濟之希範輕
薄公子覩維翰形短而腰長語狂而且醜不覺絕倒而
笑既而贈與數百緡維翰大怒拂衣而去及殷薨希範

立時維翰已為宰相奏削去半仗止稱天策上將軍楚
王而已其卿相臺閣皆罷之然希範性剛愎好以誇大
為事雖去半仗而軍國制度皆擬乘輿乃大興土功建
天策府中構九龍殿以沉香為八龍各長百尺抱柱相
向作趨捧勢而已坐其間自謂一龍也凌晨將坐先使
人焚香於龍腹中煙氣鬱然而出若口吐焉近古以來
諸侯王奢僭未有如此之盛也處士戴偃賢而有才嫉
其過度自稱元黃子作漁父詩百篇諷之希範聞而不

悅遂禁錮士庶無與之交偃竟餓死麾下將丁思覲雄傑之士以希範器度不廣乃上書曰今四海分裂中原之地繞十數州而大王克紹先業為諸侯之長未聞折一馬箠為天子計愚臣所以為恥也惟大王思之希範覽而怒削思覲官希範淫而無禮先王妾媵無不蒸通又使尼潛搜士庶家女有容色者強取之前後數百猶有不足之色曰吾聞軒轅御五百女以昇天吾其庶幾乎未幾死識者笑之先是高郁數見形將死又晝見時

謂冥報焉異母弟希萼為永州刺史聞其死自以當立
具舟楫以歸及至長沙衆且立嫡弟希廣矣遽命希萼
為鼎州刺史初牙將張萬敵建議以希萼居長立之則
順而記室李臯爭之曰吾聞立嗣以嫡希萼乃婢妾所
生安可立乎萬敵退而歎曰惜哉李公禍自此始未幾
希萼果自鼎州舉兵叛將襲長沙希廣聞之命將許可
瓊拒之可瓊倒戈以降希廣計無所出然素好釋氏乃
披緇服召僧念佛以禳比城陷不報其愚昧皆此類也

尋為希萼縊之且命捕李臯有擒至者希萼責之曰吾
雖生於庶孽然託體先君汝何見毀而不吾立邪臯無
以對命壯士鬻而殺之既而希萼淫於酒色多為不道
小門使謝延澤有美貌希萼幸之引入內閣與妻妾間
坐而飲為衆所惡其弟希崇秉釁作亂擒希萼囚於衡
陽既而悔焉遽命舟楫追之約於長沙南五十里昭澤
沉之路經衡山縣豪族廖光圖子仁勇聞其來與叔凝
議曰希萼長而被廢今又見追此必不免吾屬受先王

思不能為之除禍亂安社稷豈所謂居水土乎乃率數百人劫而立之號衡山王以衡山縣為府且使人募兵數日衆及一萬郡縣多起兵應之希崇懼求救於吳吳命邊鎬將兵來救其實伐也初童謠云鞭打馬馬急走鎬至希崇知其謀又將拒焉或以童謠為諫希崇不得已遂降及希萼見鎬且請之吳於是鎬以禮遣希萼及希崇舉族而行先是吳欲加兵於楚以鎬多藝使詐為僧以遊長沙弄鉞行乞未幾亡去故吳以為將而鎬非

將才每出師皆載佛而行祝以請福由是三軍解體及
王遠兵至竟宵遁焉初馬氏之強聞海內諸院公子長
幼八百餘人皆以侈靡為務識者多非之公子之徒聞
而且怒時有國師張氏給之曰彼所見非者恐祚之不
永也以君昆仲之衆使更而王亦有八百年之家國何
憂何懼乎時郊外有鄧翁者聞而歎曰文武之道未嘗
介意而更納虛誕之說以自安吾見其死於溝壑有日
矣及邊鎬師至果驗星散寒餒而卒者過半焉

古今說海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七

明 陸楫 編

說選七 偏記四

三楚新錄 宋周羽冲

周氏諱行逢武陵人也世業農嘗犯法顯德中馬氏荒亂吳命邊鎬將兵伐之盡有相中之地時鎬雖克勝然不能安撫民多怨叛武陵酋豪王逵劉咬牙等十數人

乘時舉兵襲之數日而有八千之衆行逢與焉部衆兼
行遇夜奄至城下鼓譟斬門而入時鎬軍驟勝士卒解
甲不復防禦又昏黑之際忽聞兵入倉卒驚駭計無所
出皆束手就戮遲明死者十有八九鎬以單騎遁走於
是遠據其境土表於朝廷天子嘉之就除湖南節度兼
中書令遠素雄豪得志之後不拘小禮車服制度擬於
王者先是吳有術士言南楚之分氣色甚盛將有王氏
起焉偽主聞而憂之且問曰今之節將處南楚者誰為

王姓或對曰有永州刺史王溫耳偽主疑之遣使拜溫
征南將軍賜以印綬巾帶密於巾中置毒使至溫拜命
著巾俄頃腦裂而死未幾遠舉兵襲長沙據之即其應
也時行逢已為麾下將眾頗服其才略遠因命為副貳
行逢雖受命然終以遠非君長才密謀圖之未幾遠領
兵侵南越留行逢知留後事行逢因謂所親曰王公必
不返然以後事付吾者所謂以雲雨資蛟龍也及遠至
桂陽果為越兵所破僅以身免竟死於路行逢果代其

位時軍吏多武陵人咸有戀土之心或說行逢曰富貴
不還鄉如衣錦夜行公起於徒而為列侯可謂富且貴
矣然無西還意使鄉人父老何以瞻望風采耶行逢感
悟即日命駕歸武陵以武陵為西府使人迎其妻潘潘
貌素陋然性剛烈雖行逢已為侯王待之蔑如也先是
所侍皆勸之使詣行逢對曰人心自非聖賢必多變動
以吾老醜雖往公豈以曩時心相向哉我有死而已聞
者未以為然及使至果不從命惟躬率婢僕以耕織自

給賦稅亦及時輸納未嘗逋懸行逢止之而不從曰賦
稅官物也豈以己為主而自免之哉行逢聞而有慙色
時兵革之後郡邑官吏以聚斂為務行逢患之潛使人
察其姓名一旦除去管內稍清至於建官設職亦皆慎
選有女壻乞補吏行逢曰吏所以理民也觀汝不堪其
事吾當為汝置鋤犁數具汝能用之鉏種以養老幼亦
是美事何祿之求竟不補焉時一方翕然號為英主然
多猜忌好發人陰事故麾下恐其不免多有謀叛而行

逢亦能預為之備往往未發而誅於是公府凜然入者
若履冰雪先是前進士何景山為王逵記室每輕行逢
行逢得志命景山為益陽令未幾因事縛而投之江曰
汝嘗佐王逵今王逵死且為我告龍王其殘忍皆此類
也故天策學士徐仲雅有清才然性好滑稽國破之後
傷於凍餒行逢素聞其名且以窮困謂必能改節因召
為節度判官初王逵之起兵也欲其得衆苟能應募皆
置司空太保以誘之自是武陵村落塵市豪橫之輩稱

司空太保者無筭及仲雅至行逢問曰自吾遷鎮西土
控雄盛之地四境懼之乎仲雅對曰公管內滿天太保
滿地司空何不懼之行逢不悅未幾大宴僚吏仲雅在
座行逢夷音每呼字多誤仲雅戲曰不於五月五日剪
却舌頭使語音乖錯如此行逢大怒然仲雅嘗歷事馬
氏諸王民信之矣故不敢加誅後仲雅竟以忤旨去職
因退居山寺暇日咏櫻樹曰葉似新蒲綠身如亂錦纏
任君千度剥意氣自衝天蓋怨行逢而發也有鄧洵美

連郡人也登進士第將歸連上行逢署館驛巡官洵美
背偃時謂之鄧馱為性迂僻類其形衆不悅之雖處幕
府僚而食貧不暇及同年王溥為相聞洵美不得志乃
為詩曰綵衣我已登黃閣白社君猶困故廬自是行逢
稍優給之未幾給事中李昉至昉亦洵美同年也相見
話舊不覺號慟久而忤行逢貶為易俗場官須臾使人
詐為山賊突入公署殺之聞者無不痛惜後李昉再奉
命祠南嶽知洵美墳在近為詩弔之曰今日向君墳畔

過不勝懷抱暗酸辛李觀象為節度使以行逢嚴酷恐
及禍乃寢紙帳臥紙被行逢信用之凡軍府事無輕重
皆取決焉而觀象性多嫉忌好蔽人之好零陵儒士蔣
密能吟咏頗得風騷之旨嘗題桑云綺羅因片葉桃李
謾同時為作者所許觀象聞之佯驚曰此僕詩何蔣密
之能為士林鄙之及行逢疾病命子保權尊師之且謂
保權曰麾下將校兇狠難制者除之已盡惟衡州張文
表耳吾死之後此人必叛萬一不可敵當舉族北歸無

使骨肉落虎狼之口言訖而逝數月文表果叛舉舟師
順流而下以襲長沙時行軍司馬廖簡知留後事方與
軍吏聚會有報文表至簡素輕殊不介意謂軍吏曰黃
口小兒到而擒之何憂乎伐鼓飲酒如初是晚文表入
城麾軍直至會所簡已醉不能發弓矢惟按膝作氣而
已文表親以戈戮之座間遇害者數十人時保權年方
十三英爽有膽氣聞叛歎曰先君可謂知人矣僕雖無
能安可使軍國落此賊手乎遽命部將楊師璠率萬餘

衆討之及師璠將行親出餞送泣對三軍曰先君薨背墳土未乾而兇賊悖逆實保權不孝所致安敢勞於諸君幸以先君之故無忘戮力苟滅此賊於地下足矣各希勉之吐氣發言義形於色三軍無不感激然保權猶豫其敗且馳表乞師未逾旬師璠大破文表於亭津梟其首餘黨皆戮初文表將叛猶豫未定有從者夜夢文表領上出一龍文表大喜曰此天命也於是舉兵及敗論者以龍神物也而出於領是禍將作神去焉保權以

文表已滅命使止師而王師已破江陵逼境矣保權懼
召李觀象議之觀象曰夫請師以討文表也今文表已
破而師不還豈非朝廷將有事南地乎我國所恃者江
陵之在北境耳今江陵已束手不能自救欲與相拒所
謂魚入沸鼎而更鼓腮掉尾其可免乎惟公善自圖之
無失子孫萬世利也保權不得已乃出郊迎且請入覲
天子聞而悅命以禮遣既至宗族封拜有差初行逢以
淫祀為患管内祠廟非前代有功及民者皆毀拆一時

有識之士忻然以為明斷及末年酷信釋氏每歲設大會齋者四破耗國用仍度僧建寺所在不輟因暇復召郡僧於府中講唱而已自執爐焚香以聽凡披緇之士雖三尺童子皆捨地伏拜之雖梁武篤好未之加也故君子知其不克永世矣

古今說海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八

明 陸楫 編

說選八 偏記五

三楚新錄

宋周羽沖

高氏諱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也東魏司徒昂之後
幼好武而有膽氣乾符末所在寇賊競起時梁祖為帥
專征潛有跋扈之志思得義勇者與之同力季興潛察

之乃謁梁祖於郊祖見之悅拔為制勝軍使累從征討以功授宋州團練使未幾移授荆南兵馬留後及禪代正拜江陵尹兼管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季興以江陵古之重地又當天下多事有割據之志乃大興力役重築城壘執畚者十數萬人皆將校賓友負土助焉郭外五十里墳冢皆令發掘取磚以甃之及土工畢陰慘之夜皆聞鬼哭鬼火數起累月方定論者以為幽魂不安故也時諸侯爭霸急於用人進士梁震登第後薄遊江陵

李興請為掌書記震性抗直臨事敢言時莊宗反正下
詔徵諸侯王入覲李興奉詔將行震諫曰朝廷自反正
後有吞併諸侯心我繕甲自守猶恐不保况敢拋棄軍
國千里入覲哉今之諸侯為梁朝舊人者惟公耳安知
朝廷不以讐敵相待耶幸望圖之無使懷王之患復見
於今日也李興曰吾計決矣多言奚為及至莊宗果欲
留之及歸值夜將吏出迎郊外李興握震手曰不聽君
言幾葬虎口初李興方對莊宗謂之曰今天下負固不

服者惟吳蜀耳朕欲先有事於蜀而蜀地險阻尤難江南纔隔荆南一水朕欲先之卿以為何如季興對曰臣聞蜀國地富民饒獲之可建大利江南國貧地狹民少得之恐無益臣願陛下釋吳先蜀時莊宗意亦欲伐蜀及聞季興之言大悅未踰年聞莊宗伐蜀季興私自喜曰此吾以計給之彼乃信而用耳未幾遣使冊季興為南平王季興謂震曰此恐吾與蜀連衡故也及蜀破書至季興方食落筋而歎曰此吾失計也所謂倒持太阿

授人以柄梁震曰大王勿憂今蜀雖破未必為福未幾
莊宗宴駕果再亂一如震言初李興嘗從梁祖出征引
軍旦發至逆旅未曉有一姬秉燭開門而迎其禮甚謹
李興頗疑而問之姬對曰妾適夢神人推門呼曰宜速
起有王者來及起開門而君子至豈非所謂王者邪所
以不敢褻慢耳李興大悅洎李興卒從誨立震獨不悅
謂所親曰先王平生與吾相見弟兄之不若也今日安
能屈節北面復事其子耶遂求解職退處郊外灌園鬻

疏為業稱處士每以事召至府則倒跨黃牛直造廳事前呼從誨不以官闕止稱郎君而已從誨以其先王舊人不忍殺之有李載仁者唐之後也避亂於江陵李興署觀察推官載仁自負文學常為李興見知每從容接待不為少禮然為性迂緩一日將赴從誨召方上馬無何部曲相毆載仁怒命急於厨中取飯并猪肉令相毆者對食之仍戒曰如敢再犯必當於猪肉中加之以酥聞者無不笑之及從誨嗣立有孫光憲者本成都人也

旅遊江陵方圖進取從誨辟為掌書記自是牋奏書檄
皆出其手載仁充位而已由是載仁遂與光憲有隙光
憲猶能避之故論者多光憲光憲每患兵戈之際書籍
不備遇發使諸道未嘗不厚與金帛購求焉於是三年
間收書及數萬卷然自負文學常怏怏不得志又常慕
史氏之作自恨諸侯幕府不足展其才力每謂交親曰
安知獲麟之筆反為倚馬之用因吟劉禹錫詩曰一生
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為飽煖家有梁延嗣者景陵人唐

天成中將兵守復州監利李興之入覲也莊宗欲殺之
既而逃歸益懷怨憤遂以兵攻取復之監利玉沙二縣
延嗣兵敗為李興所獲至從誨既立擢為大校遂承制
授歸州刺史未幾又遷復州團練使仍掌親軍延嗣諱
健兒士卒之語每聚談有犯者徃徃交遊變為仇讐光
憲與延嗣年甲相亞居嘗自謂筋力不衰一日赴毬場
上馬左右扶持者甚衆延嗣且在後笑曰孰謂大卿年
老而彌壯觀其上馬輕捷良由扶持者爾光憲乃回顧

曰非因衆扶蓋是老健延嗣不勝怒論者少之有王惠
範者平江軍節度保義之子美風儀好讀書初保義之
奔荆南也季興以為行軍司馬未幾生惠範及長以門
蔭為文學累遷觀察推官從誨立以女妻之欲使自幕
府事掌內外軍政惠範為人閒談不羈聞之不悅入告
從誨辭之自是以從誨為不知已至軍國之事皆不參
預但以金帛購求古書圖畫日以披翫為志焉建隆三
年武安軍節度周行逢薨子保權立衡州刺史張文表

不服舉兵反保權告急朝廷乞師為援朝廷遣宣徽使
李處耘領兵萬餘救之李以路由江陵慮繼沖不測遣
使諭之曰比者王師救應東道之主誠在足下然利在
急速故不淹留但假一鄉道使於城外經過幸矣繼沖
將許之猶豫未決有大校李景威者素勇悍越次白繼
沖曰兵尚權變城外之說實不可信以臣觀之彼實欲
乘釁伐我耳况今精兵數萬訓練備矣景威雖不才願
盡以相付不顧命為大王拒之繼沖曰事未可知爾勿

憂也及王師至果如景威之言繼沖大懼不得已乃出
郊迎且詣李公乞上表入朝李公以聞天子大悅遣使
就除繼沖徐州節度使便道赴任蓋孫光憲之謀也景
威以不用已謀扼喉而死繼沖傷之先是荆南尚使龔
器皆高其足而公私競置用之謂之高足碗至大軍一
臨舉族東遷高足之讖一朝應之蓋由天命信矣哉

古今說海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九

明 陸楫 編

說選九 備記六

溪蠻叢笑 宋朱輔

木契刻木為符契長短大小不等穴其傍多至十數各志其事持以出驗名木契

犵黨出入坐卧必以刀自隨小者尤銛利名犵黨

釣藤酒酒以火成不醉不篤兩缶東西以藤吸取名釣藤酒

金鷄羽族似雉者金項火背斑尾揚翹志意揭驕籠之不能馴

茅花被狔狯無綿揉茅花絮布被一被數幅聯貫以成山搖皆卧板夜然以火狔狯視搖則為富矣

辰砂辰錦砂最良麻陽即古錦州舊隸辰郡砂自折二至折十皆顆塊佳者為箭鏃結不實者為肺砂碎則有

趨起末則有藥砂砂出萬山之崖為最犵狁以火攻取
犵狁裙裙幅兩頭縫斷自足而入闌斑厚重下一段純
以紅范史所謂獨力衣恐是也蓋裸袒以裙代袴雖盛
服不去去則犯鬼

金繫帶硯石出黎溪今大溪深溪竹寨溪木林岡石皆
可亂真紫石勝揭石熟搖亦能礪砥黎溪為最蓋於淘
金井中取之近亦艱得有紫綠二色圍黃線者名金繫
帶

粉紅水銀水銀出於朱砂因火而就或謂砂腹生水銀非也名粉紅水銀

砂床石之不碎而砂附著其上者名砂床

水秀鐵鐵之精英在水數十年者名水秀

順水班蠶事少桑多柘繭薄小不可縲可緝為紬或以五色間染布為偽名順水班

葫蘆笙潘安仁笙賦曲沃懸匏汶陽匏篠皆笙之材蠻所吹葫蘆笙亦匏瓠餘意但列管六與說文十三簧不

同耳名葫蘆笙

燕子花紫花全類燕子生於藤一枝數葩

不闌帶蠻女以織帶束髮狀如經帶不闌者斑也蓋反切語俚俗謂團為突鑿孔為窟籠亦此意也

野鷄斑枋板皆杉也木身為枋枝梢為板又分等則曰出等甲頭曰長行曰刀斧皆枋也曰水路曰笏削曰中杠皆板也腦子香以文如雉者為最佳名野鷄斑

娘子布漢傳載闌干闌干撩言紵今有績織細白苧麻

以旬月而成名娘子布

點蠟慢溪洞愛銅鼓甚於金玉模取鼓文以蠟刻板印布入靛缸漬染名點蠟慢

絲金沙中揀金又出於石碎石而取者色視沙金為勝金有苗路夫匠識之名絲金

馬王菜葉似蔓菁味苦多刺即諸葛菜也

三脊茅麻陽苞茅山茅生三脊孟康曰零茅楊雄曰瑯茅皆三脊也齊桓責楚苞茅不入者即此

鴉銜草紫草爾雅謂之藐廣雅謂之芘莫本草云生楚地三月采根陰乾猛人以社前者為佳名鴉銜草

雞骨香降真本出南海今溪洞山僻處亦有似是而非勁瘦不甚香名雞骨香

出山銀西溪接靖州境出鉛鉛中有銀銀體差黑未經
坯銷名出山銀

雞末子古有細蟲曰焦螟集於蚊睫蠻地有蟲極細拭目難覩黑點着身抓搔不可耐名雞末子

九肋鼈沙鼈似馬蹄者佳九肋出沅江

銅鼓蠻地多古銅有銅柱馬希範所立麻陽有銅鼓蓋
江水中掘得如大鐘長筭三十六乳重百餘斤今入天
慶觀并有銅像二相傳唐明皇像餘散他處鼓尤多其
文環以甲士中空無底名銅鼓

不乃羹牛羊腸臟畧擺洗羹以饗客臭不可近食之既
則大喜嶺表錄異曰交趾重不乃羹先鼻引其汁不乃
者反切擺也

園布桑味苦葉小分三义蠶所不食狔狔取皮績布繫之於腰以代機經緯回環通不過丈餘名園布

豎眼狔狔狔蠻之尤怪者兩目直生惡青衣人過之則有禍去麻陽百餘里不常見

獨木船蠻地多楠有極大者剡以為舟

芷香草見離騷有一穗數花與蕙茝不同開亦先後皆蘭類也

黃猫頭蠻類不巾髮拳曲照日金色故名

光面蠟蠟出山不經偽者名光面作偽者雜以粟

飛紇土俗歲節數日野外男女分兩朋各以五色綵囊
豆粟往來拋接名飛紇

客鼓鼓之節不一有暗箭鼓集人鼓擗設鼓饗客亦以
此遠近聽以為準酒酣少有參商則鼓聲隨變終席無
他者名客鼓

固項朱漆牛皮以護頭頸名固項

銀鶉鳩犵狁之富者多以白金象鳥獸形為酒藤或為

牛角鴛鴦之狀尤多每聚飲盛列以誇客

筒環狔狔妻女年十五六敲去右邊上一齒以竹圍五寸長三寸裹錫穿之兩耳名筒環

門欵彼此軟血誓約緩急相援名門欵

大設富洞以九月燕及三年一犒為大設
入地狔狔自別洞奔來此地居止名入地

鷓鴣號戰鬪出入羣聚發喊以張聲勢也

羊棲狔狔以鬼禁所居不著地雖酋長之富屋宇之多

亦皆去地數尺以巨木排比如省民羊柵杉葉覆屋名
羊棲

左右押衙狃狃比狃狃則妄自尊大歲時旦望或客至
皆排衙主盟其事者為隊公又其次名左右押衙

坐草山狃潛出省地茅葦中射弩奪物機不虛發名坐
草

客語能省民之言者名客語

準把互市踰約價償未足則劫去省民或甲以乙代名

準把

踏歌習俗死亡羣聚歌舞輒聯手踏地為節喪家椎牛多釀以待名踏歌

讐殺夷性好殺一語不合便刺以刃百年必報乃已名讐殺

專事溪洞文移他人不能特選往來之熟者名專事

骨債或為傭而亡或以煙而死約牛牲若干償還名骨債

走鬼初夏徙居數日以舍祖居否則有禍名走鬼

鼻飲犴狍飲不以口而以鼻名曰鼻飲

喫鄉秋冬之交聚飲以樂名喫鄉

癆魚山獠無魚具上下斷其水揉蓼葉困魚魚以辣出名癆魚

賣首犴狍之受擣者如熟戶之獠既納款聽命縱其出入省地州縣差管轄或許自推首名賣首

打寮山獠穴居野處雖有屋以庇風雨不過剪茅义木

而已名打寮

生界去州縣堡寨遠不屬王化者名生界

呈生祭祀必先以生物呈獻神許則殺以血和酒名呈生

挖親山獠婚娶聘物以銅與鹽至端午約於山上相攜而歸名挖親

骨浪獠睡不以床冬不覆被用三义木支闊板旁燃火炙背板焦則易蓋以板之易得也以展轉之意名骨

浪

隊小狔狔之隨從者如軍中行伍名隊小

舞杵醉後以長柄木杵跳舞亦有音節也

平坦巢穴外雖崎嶇中極寬廣且以一處言之狔狔有
鳥落平言鳥飛不能盡也周數十里皆腴田凡平地曰
平坦

例牛牛客多行桃源路洞中占軍事勝負及疾病祈禳
皆以牛用名例牛

跳鷄模藝精者擲刀空中接之名跳鷄模

洗面借人助相讐殺以牛酒往謝名洗面

奴狗矜狽之為傭者名奴狗

背籠負物不以肩用木為半枷之狀箝其項以布帶或皮繫之額上名背籠

葬堂死者諸子照水內一人背屍以箭射地箭落處定穴穴中籍以木貧則已富者不問歲月釀酒屠牛呼團洞發骨而出易以小函或架崖屋或掛大木風霜剝落

皆置不問名葬堂

爬船蠻鄉最重重午不論生熟界出觀競渡三日而歸
既望復出謂之大十五船分五色皂船之神尤惡去來
必有風雨一月前衆船下水飲食男女不敢共處弔屈
原正楚俗也名爬船

隘口凡衆山環鎖盤紆第鬱絕頂貫大木數十百穴一
門來去此古人因谷為寨因山為嶂之意名隘口

十莊院數十年前徭獠侵占蝦蟆行寨省地土人申請

招致靖州狔狔防托借田買屋以居名十莊院

漚榔牛榔木多漿猫搔歲饑闕食則先以火窖地握根

置窖中壓以石又用火漚熟

漚漬
盦也

搗作餅餌名漚榔

椎結胎髮不薙除長大而無櫛篦不裹巾蓬垢擊鬢自古已然莫可化也名椎結

富貴坊競渡預以四月八日下船俗聚飲江岸舟子各招他客盛列飲饌以相誇大或獨酌食前方丈羣蠻環觀如雲一年盛事名富貴坊

對刀甲與乙有隙兩相關敵背牌護身遠以標槍槍盡
挺刃而前名對刀

出面挖親之後年生子引妻携酒歸見婦家名出面

古今說海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十

明 陸楫 編

說選十 偏記七

北邊備對 宋程大昌

淳熙二年臣大昌備數講官因講禹貢壽皇問曰卿言中國山川悉矣北方地里亦能詳知之否大昌對曰塞外無文史間有可傳者多弗詳實臣安敢強以不知為

知也後暨紹熙大昌乃得奉祠家居無為常愧前此淺學無以酬塞顧問追采古來中華北狄樞紐相關者條列而推言之則北方事雖不盡知而亦可云涉獵矣初時奉訓指問者惟北狄故專主北以言不容雜舉他方也紹熙辛亥八月新安程大昌叙

四海

四海之邊中國者在山東則為東海在廣南則為南海人人得而聞見不待證說矣若夫禹迹所及西境流沙

而極不言西海東北嘗至碣石而北海之名不著于經則謂外薄四海訖于四海者如之何而四也漢武帝事遠有效使命方行四表故西北二海遂有身歷而目擊之者矣非道聽塗說之比也於是條支之西有海焉先漢使命固嘗見之而入諸史矣後漢班超又嘗遣甘葦葦親至其地也至於西海之西又有大秦者焉即波斯也人之與海商皆嘗往來若夫北海則又其甚遠者矣而霍去病之封狼居胥山也其山實臨瀚海者北海也蘇武

郭吉皆為匈奴所幽寘諸北海之上而唐史所載又曰突厥部北海之北更有所謂骨利幹之國焉在海北岸也然則詩書所稱四海者實皆環夷夏而四之非寓言矣若夫西北二方有西海栢海青海蒲類海蒲昌海居延海白亭海鮮水海皆嘗竝海立稱矣然要其實致則衆水鍾為大澤如洞庭彭蠡之類故借海以名之非真海也李吉甫辨白亭海而曰河北得水便名為河塞外有水便名為海其說確也班固叙張掖之水曰羌水出

羌中東北至居延入海則真以居延為海矣

漢緣邊九郡

五原

鹽州

朔方

夏州

雲中

雲州

代郡

鴈門

定襄

忻州

北

平

平州

上谷

易州

漁陽

薊州

秦漢河南

漢史凡記三輔以及虜事而曰河南者非洛陽河之南也上郡北地隴西朔方西河皆在積石豐勝龍門三河之南故曰河南也

北邊名號

北狄者太王之獯鬻宣王之玁狁幽王之犬戎桓公之
山戎也為其居四夷之北故總名北狄也至戰國遂有
林胡烏桓之先也後為鮮卑至漢初東胡遂為冒頓所
并而冒頓國于東胡之西即漢世之匈奴也漢史之叙
北狄事自秦以前皆名為犬戎而史記李牧傳已有匈
奴之名則狄人以匈奴為國號久矣若以時世求之則
蒙恬所卻之胡其酋長即頭曼也故漢史曰頭曼不勝

秦而北徙頭曼者冒頓之父也頭曼之時已稱單于後
又增稱撐犁孤塗單于史著其義曰撐犁者天也單于
者廣大之貌也自秦至漢在北最強者惟此一族他族
雖盛莫之與京也後魏之世蠕蠕社崙始改稱單于為
可汗者其擬則皇帝也故唐高宗曰今之可汗古單于
也突厥也者本匈奴之北部居金山之陽以鐵工屬蠕
蠕已而益大改稱突厥突厥者兇牟也以兇牟名國明
其肇迹於兵也唐初頡利大盛所據之地三垂薄海南

抵大漠其地正與華夏對立而力亦相抗唐自突厥以外其疆大能與中國抗力者薛延陀回紇沙陀吐谷渾四種最大若吐蕃雖嘗侵入北境其實西戎也

契丹

五代史曰契丹在潢水之南黃龍之北鮮卑故地或云亦鮮卑別種戰國之世命為東胡者是也及阿保機并小族稱帝援立石晉又得其所割鴈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十六州蓋其地東北有盧龍塞西北有居庸關中

國恃此以限界北狄自十六州既割之後山險皆為所
有而河北盡在平地無險可以拒守矣

回紇 九姓

唐史回紇者其先匈奴也後呼鐵勒薛延陀者回紇之
部落也貞觀初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為最雄強
已而回紇攻薛延陀併有其地遣使獻功太宗為幸靈
州次涇陽受其功乃以回紇部為瀚海部督多質葛部
為燕然部督凡六部督天寶初回紇之臣裴羅襲破拔

密自稱骨咄祿毗伽款可汗天子以為奉義王居突厥
故地徙牙烏德韃山南去高闕無二千里則去塞甚不
遠而又盡九姓之地九姓者曰樂葛羅曰胡咄葛為族
凡九也其後裴羅又殺白眉可汗得地愈廣盡得古匈
奴地肅宗初遣兵助廣平王收長安帝以幼女妻之此
在唐之中世北方最強者也

匈奴庭

匈奴之族雖曰逐水草遷徙不常然亦擇形勢便利據

一地以為之庭猶中國之有京邑也遇戰爭游獵則隨事而出事已復歸其舊其設險據要略與中國同惟不建築城郭則大異耳

北狄無城郭

東西南三夷皆以有城郭為固至於北夷則以不立城郭為武韓安國曰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颶風去如收電居處無常難得而制漢叙西域諸國有城郭國有行國城郭則其築城有守者也行國則不立城郭而

以馬上為國者也

突厥建牙

匈奴心聚之地則曰置庭突厥兵師所駐即曰建牙其實一也

黃河四大折

黃河自鹽澤西來暨達潼關其面勢所向凡四大折或與北狄分境或當北狄來路其初一折由積石而逕湟中則鄯蘭也是一折也及至靈州西南遂轉北而行凡

千餘里此河西岸即為涼肅甘沙四郡是又一折也迨其北流千里而遙至九原豐州則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正柱大河是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為榆林北境固抵大河而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勝州北東兩面皆抵大河也自此而往直至潼關皆是河南矣此又一折也

長城

古來築長城以扞北邊者四世燕趙秦隋也秦制多承

燕趙而隋氏不盡因秦也史記燕城起於造陽而至襄平遼陽造陽者上谷地也襄平者遼東縣也遼陽者遼水之北也皆燕國沿邊之地故其建築亦在此地也趙之城則自代地而西屬于高闕代者鴈門郡也高闕者靈州北流河之西陰山之上游也趙武靈王國於雲代故其備胡之城但能竝河而西以極乎趙境耳至秦已并六國天下為一西自上郡北地而東至遼東西悉為秦有故蒙恬之致役也西起臨洮則中國極西之地也

北屬遼東則中國極東之地也自東迄西殆萬餘里無
論燕趙之與岷蘭其在當時蓋無一地而無長城也於
是會合三制而要其所宿則秦城之長固周乎中國之
北矣然審而求之則其城不皆秦築也秦但補築使足
耳元和志曰開皇長城自代之繁峙縣北經蔚州北十
里入飛狐縣夫其自代而蔚則極北而邊匈奴中國之
地不出此外秦人為城以城中夏勝地固當在此矣志
又曰開皇城起嵐州合河縣經幽州皆因古跡修築夫

嵐州者樓煩郡也初為胡地後為趙惠文所取則合河
縣固可立城矣幽州者戰國時屬燕地則非趙人所得
有何由可施版築也是前乎燕趙別有築之者史所不
傳故槩言因古跡修築也以此知古事湮落無載者多
也元和志又有大業城在靈州懷遠縣界河外則越積
石河而北秦無此迹矣

大漠

漢趙信既降匈奴與之畫謀令遠度幕北以要疲漢軍

故武帝必欲越漠征之而大漠之名始通中國也幕者
漠也言沙磧廣莫望之漠漠然也漢以後史家變稱為
磧磧者沙積也其義一也

玉門陽關

漢之兩關皆在燉煌郡壽昌縣通典曰漢龍勒縣也玉
門在縣之北陽關在玉門之南故曰陽一縣而設兩關
者自此而趨西域有南北道故也

居庸關

太行山南自河陽懷縣迤邐北出直至燕北無有間斷也此其為山不同他地蓋數百千里自麓至脊皆陡峻不可登越獨有八處羸通微徑名之曰陁居庸關也者即其最北之第八陁也此陁東西橫亘五十里而中間通行之地才濶五步即李左車謂井陁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險可以類推也

天山

天山即祁連山也又名時漫羅山又名祁漫羅山蓋北

語謂為祁連也時漫羅也祁漫羅也皆天也通典元和志於張掖縣既著祁連山矣而伊西庭三州皆有此山則是自甘張掖而西至于庭州相去三千五六百里而天山皆能周徧其地則此山亦廣長矣

陰山

漢朔方之北雲中之南代郡之西高關之東有陰山焉又有陽山焉漢書音義曰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予以史漢本文考之始知陰山陽山皆在豐勝河之北謂

為河南者誤也

燕然山

後漢和帝永元元年竇憲與耿种出朔方鷄鹿塞至涿山與南匈奴兵合憲分遣精騎與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八十一部俱降遂登燕然山去塞五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若夫燕然山者必在速邪烏之地而速邪烏必在漠北而非薊之燕山也

馬支山

霍去病元狩三年出隴西有功武帝曰驃騎涉狐奴轉戰六日至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戰臯蘭下通典甘州刪丹縣有焉支山匈奴失之乃歌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說者曰焉支關氏也今之燕脂也此山產紅藍可為燕脂而關氏資以為飾故失之則婦女無顏色其說或然也

浚稽山

應邵曰浚稽山在武威塞北匈奴以為蔽障路

金山

隋唐間突厥阿史那氏得古匈奴北部之地居金山之

陽

賀蘭山

賀蘭山在靈州保靜縣山有林木青白望如駿馬北人

呼駝馬為賀蘭

古今說海卷十